

“情以物兴”：魏晋南北朝博物诗学研究

——从张华《博物志》说开去

李勇

摘要：西晋诗人张华是《博物志》的著者，该书是中国博物学第一本书。研究中国诗学史，一是为了发现诗史规律，可以更好地发展诗学理论；二是可以从历史上寻获当代文化建设的滋养。魏晋诗学开创了自经学批评、文学批评之后的博物学批评，集大成者是钟嵘。孔子曰：“诗可以兴”，寓意诗学和博物诗学都是“兴”应用。博物诗学集大成者便是刘勰。张华之后，以谢灵运、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，是《博物志》的“转识成智”。

关键词：《博物志》；博物学批评；博物诗学；小传统

一 绪论

大哉！魏晋南北朝，慷慨多气。经学上有王弼（公元226-249年），科学上有《水经注》《九章算术》《禹贡地理图》《齐民要术》，技术上有青瓷白瓷烧制，文学上有三曹三张二陆一左，艺术上有王羲之（公元303—361年，一作321—379年），呈现不同，一派知识繁茂，方技横行，大杂烩，大融合的宏阔景观。

诗学内史研究：经学研究和文学（含语言学）研究；外史研究：社会史、科技史和传播学比较多，目前，外史研究的博物学进路还很少见。据刘华杰教授介绍，日本有《关于〈诗经〉的植物学》，国内有胡淼《〈诗经〉的科学解读》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。“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有强烈的博物色彩。”（刘华杰教授《着眼可持续未来的博物学》）以博物学批评法研究文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诗学史，一是为了发现诗史规律，可以更好地发展诗学理论；二是可以从历史上寻获当代文化建设的滋养。

魏晋没有自己的“一代之文学”，承汉，赋是这一时期盛行文体。不过，赋也是一种诗歌。陆机《文赋》文题之意，是以文为物。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，要写得华丽而细腻；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，要写得爽朗而通畅。《文赋》中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说的的是一个范式里的不同文体。什么范式？“虽区分之在兹，亦禁邪而制放。”

魏晋南北朝，禁制范式下的文人们还是争着到诗的殿堂去结赏，为此，他们顺着“玄风”之势，参与了知识竞赛、在“文学自觉”中确立了文学作品的博物学批评（以钟嵘为集大成者）和博物诗学。刘勰（约公元465—520）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有言：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，古今情理，如何言乎？”后来，在《诠赋》中说“情以物兴”“物以情观”。尤其是前者，在研究魏晋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博物学传统时，具有提纲挈领之妙。

二 《博物志》及其地位

先看几则笔记：

啖麦稼，令人力健行。

蜥蜴或名蝘蜓，以器养之以朱砂，体尽赤，所食满七斤，治捣万杵，点女人支体，终年不灭。唯房事则灭，故号守宫。《传》云：东方朔语汉武帝，试之有验。

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，帝放之此野，相抱而死，神鸟以不死草覆之，七年男女皆活，同体二头四手，是蒙双民。

《列传》云：聂政刺韩相，白虹为之贯日；要离刺庆忌，彗星袭月；专诸刺吴王僚，鹰击殿上。

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，其论养性法则可施用，大略云：体欲常少劳，无过虚。食去肥浓，节酸咸。减思虑，损喜怒，除驱逐。慎房室，春夏施泻，秋冬闭藏。详别篇。武帝行之有效。

它们，均出自《博物志》正文。其内容，基本属于“怪力乱神”。

【以虫治虫】元丰中，庆州界生子方虫，方为秋田之害。忽有一虫生，如土中狗蝎，其喙有钳，千万蔽地；遇子方虫，则以钳搏之，悉为两段。旬日子方皆尽，岁以大穰。其虫旧曾有之，土人谓之“傍不肯”。

切韵之学，本出于西域。汉人训字，止曰读如某字，未用反切。……唐名贤辈诗，多用正格，如杜甫律诗。用偏格者，十无一二。

以上，出自《梦溪笔谈》，这是语言学、音韵学的内容。与《博物志》一样，内容多涉西域，在旨趣上均偏离儒经。内容驳杂，兼采儒释道。体现了博学科学的宽容精神，而非经学的护教卫道立场。

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认为，晋代张华《博物志》和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属于同一类典籍。后者被李约瑟誉为“中国科技史的坐标”，世人就以为它非常“科学”，其实与《博物志》均属于博物类或笔记体。这类书，是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。（江晓原：《中国古代技术文化》P. 209，中华书局 2017 年 8 月版）

三 博物君子

诗人张华（公元 232-300）作为“第一座知识博物馆”《博物志》的建设者，是一位“博物君子”。《博物志》之所以诞生于魏晋时期，有其文学、社会和思想史的原因，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一、文的物化，对应的是“文之为道”

文风和写作方法。用写赋的方法写诗，重视“铺排”，力求“形似”，忽略“比兴”。（曹旭、文志华：《辞赋遗传与宫体诗新变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（哲社版）》2011 年第三期）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刻画了这种诗风的变化：“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”，《物色》：“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宛转；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”“近代以来，文贵形似，窥情风景之上，钻貌草木之中”。

受儒家诗教影响，强调“兴寄”不仅有寓意诗学，还有博物诗学。前者依凭儒经，后者依凭智识。世乱之际的“感物”的博物诗学，是一支小传统。在陆机《文赋》中，就是“赋体物而浏亮”——与“诗缘情而绮靡”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影响。陆机《文赋》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——诗歌的特点说成是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陆机紧接着又讲“赋体物而浏亮”，“体物”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。“缘情”、“体物”并举，和“言志”不同。

陆机是晋代人，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，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，诗也要描写事物，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，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，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。

人是聚群、逐水而居的，人类与自然相处是历代文学都关注的主题。先秦两汉政教诗学把诗和志绑定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，把物与文绑定。《文赋》“缘情而绮靡”的诗学观，与《尚书·虞书》“诗言志，歌咏言”不同，为南朝咏物诗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，“体物”诗学观或者说是“感物”的博物诗学思潮的发展，则为咏物诗、山水田园诗的兴盛创造了条件。于是，魏晋“体物”观、“感物说”让诗学具有了新的公共性。

二、思想的物化

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有言：

有晋中兴，玄风独盛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。驰骋文辞，义悼乎此。

“玄风”，指的是魏晋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伦理和哲学观念。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，认为名教出于自然；嵇康则提出了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思想。

名物：名之为物和自然之为物。纲常名教被认为是封建糟粕，其实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，因其对当时的和谐社会建设是至关重要的。历史上的很多东西，“名”变了，“实”也许并没有变。换汤不换药。当然，“实”变了，“名”不变的也有。在孔孟时代，控名责实，甚至是名家者流很重要的思辨任务。

以下，我们在经学和文学二个层面认识名物（名教与博物）的关系。

一）“名物”在经学中

1.名之为物。《论语·子路》载，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”，马融以为“正百事之名”。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

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

子曰：“野哉，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2.舞动、植物。《论语·阳货》孔子论学习《诗经》，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3.字纸为物。古人敬惜字纸。名教是以正名分为中主心的封建礼教。胡适在《名教》一文中认为，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，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，有魔力的宗教。其信条是“信仰名的万能。”（《再造文明 胡适随笔》P.142-143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1月版）

二）“名物”在“游目四野”中

中国农耕文明及其文化促进了名物诗创作。张华《情诗》（其五）以“游目四野外”起首。这不是“从夫子游”，而是“从心自由”。所以，张华接着写道：“逍遥独延伫”。随后，诗人看到了兰蕙、清渠、繁花等等。

魏晋以前的中国博物学和教育观念史，尤其是儒家的君子之道、天人之际、义利之辨，在“比兴”诗教传承中，往往使名物诗人倒向意义一侧，而非利用之侧，故，彼时的博物学有功于名教。

魏晋则不然。正如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所言：“目既依还，新亦吐纳。春日迟迟，秋风飒飒。情往似赠，兴来如达。”

三、人的物化

公元 220 年，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，立九品官人之法。九品中正制施行，社会影响极大，魏晋南北朝拾起流行“品藻人物”，此风兴起，是人的物化典型表现。物化的结果，一是隐逸派公众人物的兴起，二是实务派公众人物的兴起。这些，成为“博物君子”人格形成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背景。

一) 物:

在梁·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，物是很重要的术语，指的是“外物”（景物、事物、人物），与神相对。《神思》：“故思理为妙，物与神游”；《诠赋》：“情以物兴”，“物以情观”；《物色》：“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”。

“物感”说萌芽于先秦时期，发展到汉代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给它提供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支撑——天人合一，是为神学化的“物感”说。魏晋则发展了去神学化的“物感”说。有论者甚至认为，“物感”说是魏晋南北朝诗学的本质。（吕丹：《魏晋南北朝诗学物感说的研究》，牡丹江师范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论文，2015 年 5 月）

二) 博物有四义:

1. 通晓众物。

汉·桓宽《盐铁论·杂论》：“桑大夫据当世，合时变，推道术，尚权利，辟略小辩，虽非正法，然巨儒宿学，悉然大能自解，可谓博物通士矣。”

宋·欧阳修《笔说·博物说》：“草木虫鱼，《诗》家自为一学，博物尤难。”

清·徐发《〈蚓庵琐语〉序》：“姬公多艺，子产博物，自古而然。”

2. 指通晓各种事物的人。

唐·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摩揭陀国下》：“于是客游后进，详论艺能，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。二三博物，众中次诘，莫不挫其锐，颓其名。”

3. 指万物。

唐·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摩腊婆国》：“昔此邑中，有婆罗门，生知博物，学冠时彦，内外典籍，究极幽微。”

宋·苏轼《以石易画晋卿难之复次韵》：“欲观博物妙，故以求马卜。”

4. 旧时对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生理等学科的统称。

三) 博物君子的意思单一，指的是博学多识的人：
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晋侯闻子产之言，曰：‘博物君子也’”。

清·袁枚《随园随笔·公羊之非》：“诸侯不再娶，何以晋·少姜卒齐人请续婚？叔向为博物君子，不引不再娶之礼以辞之，而乃以丧辞耶？”

有以上三类“物化”，博物君子遂成为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理想人格。

四 张华和他的诗

先了解博物君子张华其人。

《博物志》著者是诗人张华，字茂先。范阳方城（今河北固安）人。西汉名将张良之后，其父在曹魏时官至郡守。西晋时期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藏书家，西汉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、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十四世祖。张华年轻时多才多艺，受到时人赞赏。在曹魏时历任太常博士、河南尹丞、佐著作郎、中书郎等职。西晋时主张伐吴，功成封侯，位至三公。现存诗歌 56 首，散文 24 篇，辞赋 6 篇。

钟嵘《诗品》将张华和何晏（公元？—249 年）的诗都列为中品。他的《情诗》五首，《杂诗》受关注度甚高。

以下，解析张华的诗。

《博物志卷一》诗赞

赞曰：

地理广大，四海八方。遐远别域，略以难详。
侯王设险，守固保疆。远遮川塞，近备城堙。
司察奸非，禁御不良。勿恃危阨，恣其淫荒。
无德则败，有德则昌。安屋犹惧，乃可不亡。
进用忠直，社稷永康。教民以孝，舜化以彰。

这首四言诗，读起来就像后来明朝人写的《幼学琼林》，具有蒙童教育价值。其实，今人看来，卷一的地理部分最具教育价值。

情诗（其五）

游目四野外，逍遥独延伫。
兰蕙缘清渠，繁华荫绿渚。
佳人不在兹，取此欲谁与？
巢居知风寒，穴处识阴雨。
不曾远离别，安知慕俦侣？

张诗的五言诗成就较大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“游目”二字，活脱脱一个不拘泥古法的诗人形象，跳将出来。

游春宫（杂诗其二）

逍遥游春宫，容与绿池阿。
白蘋齐素叶，朱草茂丹华。
微风摇菖若，增波动芰荷。
荣彩曜中林，流馨入绮罗。
王孙游不归，修路邈以遐。
谁与玩遗芳，伫立独咨嗟。

短诗忌重复，此诗有二“游”字和一“玩”字，重在表达闲情和无定的脚踪。

五 《博物志》的内容

再来了解张华用力甚巨之著《博物志》。

该书横空出世与诗人张华的文艺趣味息息相关，正文提到《毛诗》，引用若干诗，自作一首诗。法国人布封（1707~1788）的《博物志》（又译《自然史》或《博物学》。其实，《论风格》才是他的文学著作）也被放在文学类书籍之中。与张华《博物志》在中国的待遇相当。

这里讨论《博物志》，是将其置于中华源远流长的博物学文化传统（小传统）中，而非经学文化传统（大传统）中加以考察。它反映的是“人与自然的关系”，不仅是山水田园诗的兴起受到博物学传统的影响，甚至中国古代韵文都受到这一传统影响。并且，是在“小传统”（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）和“进行时”（不是博物馆文化，而是生活文化）意义上讨论的。

以下，是《博物志》分卷内容掠影：

卷一

《考灵耀》曰：地有四游，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，春秋两分其中矣。地常动不止，譬如人在舟而坐，舟行而人不觉。七戎六蛮，九夷八狄，形类不同，总而言之，谓之四海。

这一则，涉及宇宙学说，有“地动”思想，故为科技史家所重。

张华《博物志》十卷，首卷为《地理》。天文和地理是同样重要的。儒家有三才观，遂有天文、地文和人文。地文景观是指地球内、外营力综合作用于地球岩石圈而形成的各种现象与事物的总称。古人很重视天文学。《考灵耀》：汉无名氏撰，一作《考灵曜》，讖纬类典籍，汉代《尚书纬》五种之一。“灵曜”，指天上的日月星辰而言，书名的意思是：考察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。内中包含着一些古代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。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都具有浓厚的博物学性质，主要有四大领域：农、医、历（天文学）、算（数学）。《博物志》中有一些药物，提到“物性”“物理”。

卷二

君子国，人衣冠带剑，使两虎，民衣野丝，好礼让，不争。土千里，多熏华之草。民多疾风气，故人不番息，好让，故为君子国。

此国很有名。卷二首说“外国”，而不用“番邦”“夷狄”等带有蔑视的词汇。这一点，挺科学的。博物学有一个原则：尊重异文化和平等待之。

卷三

汉武帝时，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，大如狗，然声能惊人，鸡犬闻之皆走，名曰猛兽。帝见之，怪其细小。及出苑中，欲使虎狼食之。虎见此兽即低头着地，帝为反观，见虎如此，欲谓下头作势，起搏杀之。而此兽见虎甚喜，舐唇摇尾，径往虎头上立，因搗虎面，虎乃闭目低头，匍匐不敢动，搗鼻下去，下去之后，虎尾下头起，此兽顾之，虎辄闭目。

讲异兽，来自少数民族地区。

卷四

《神农经》曰：上药养命，谓五石之练形，六芝之延年也。中药养性，合欢鷓（左鸟换成蜀）忿，萱草忘忧。下药治病，谓大黄除实，当归止痛。夫命之所以延，性之所以利，痛之所以止，当其药应以痛也。违其药，失其应，即怨天尤人，设鬼神矣。

观察、分类和描述，是博物学观照自然的方法。中药学里有很多分类。

卷五

《孔子家语》曰：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，食土者无心而不息，食木者多力而不治，食石者肥泽而不老，食草者善走而愚，食桑者有丝而蛾，食肉者勇而悍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食谷者智慧而夭（劳神），不食者不死而神。《仙传》曰：杂食者，百病妖邪之所钟焉。

在这里，孔子论食。傅斯年说，孔子论诗主要关注的是修养和言辞。儒家食论与博物学这个课题，很有意思。一是以修身为本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儒家诗教讲究诗言志的社会教化。著者不是儒者，这里不是讲君子之道，而是家常闲话。

所食愈少，心开愈益；所食愈多，心愈塞，年愈损焉。

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饮食文化，病从口入。少吃一口是福气，尤其是当今的食物安全问题大，要想身体健康不可不知也。

卷六

圣人制作曰经，贤者著述曰传，郑玄注《毛诗》曰笺，不解此意。或云毛公尝为北海郡守，玄是此郡人，故以为敬。

出自“文籍考”。古代读书人和学过古典学的人都知道，经部包括传和笺，有必要在这里提？这里不是讲常识，而是讲“乡谊”。

张骞使西域，得大蒜胡荽。

本书多提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，语气不带鄙视，和儒经不同。中土蒜类的辛辣作料大都来自西域。所谓的“胡”即是出自西域，如胡椒、胡麻、胡桃、胡瓜、胡琴、胡笳等。书中还提到“胡椒酒法”。卷五之末“服食”谈到“西域有葡萄酒”。

古骏马有飞兔、腰褭。

周穆王八骏：赤骥、飞黄、白蚁、华骝、騄耳、騊駼、渠黄、盗骊。

唐公有骠驎。

项羽有骓。【周日用曰：曹公有流影，而吕有赤兔，皆后来之良骏也。】

马，在布封《博物志》里非常重要。布封认为，人类驯服了马，是极其重要的事件。中国最著名的马诗是杜甫的《房兵曹胡马》：“胡马大宛名，锋棱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。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。”“真堪托死生”让马和人的特殊关系跃然纸上。

卷七

《徐偃王志》云：徐君宫人娠而生卵，以为不祥，弃之水滨。独孤母有犬名鸛苍，猎于水滨，得所弃卵，衔以东归。独孤母以为异，覆暖之，遂焠成儿，生时正偃，故以为名。徐君宫中闻之，乃更录取。长而仁智，袭君徐国，后鸛苍临死生角而九尾，实黄龙也。偃王又葬之徐界中，今见云狗裘。偃王既主其国，仁义着闻。欲舟行上国，乃沟陈、蔡之间，得朱弓矢，以己得知瑞，遂因名为号，自称徐偃王。江淮诸侯皆伏从，伏从者三十六国。周王闻，遣使乘驷，一日至楚，使伐之，偃王仁，不忍闻言，其民为楚所败，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。百姓随之者以万数，后遂名其山为徐山。山上立石室，有神灵，民人祈祷。今皆见存。

“汉末丧乱绝无玉佩，魏侍中王粲识旧珮，始復作之。今之玉佩，法受于王粲。”

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。玉佩之法始于王粲，但真有多少人能识之？

卷八

《请雨》曰：皇皇上天，照临下土，集地之灵，神降甘雨，庶物群生，咸得其所。

此卷引诗两首，此其一。均与宗教有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诗歌和宗教联系密切。据诗学研究家赵沛霖《兴的起源》，兴起源于宗教，来自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。

卷九

鼠食巴豆三年，重三十斤。

曾子曰：好我者知吾美，恶我者知吾恶矣。

此卷两次提到曾子，也就是孔门弟子曾皙，在《论语·先进》篇，与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，各言其志，其富于诗意的表达曾经被孔子夸奖：“吾与点也”。卷六提到仲尼四友，内无曾子。

卷十

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，酒家与千日酒，忘言其节度。归至家当醉，而家人不知，以为死也，权葬之。酒家计千日满，乃忆玄石前来酤酒，醉向醒耳。往视之，云玄石亡来三年，已葬。于是开棺，醉始醒，俗云：玄石饮酒，一醉千日。

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，鲁迅提到曹操“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”的诗句，然后就说，曹操把孔融杀了，说他不孝。这并不是酒后乱性所致，是因为想杀，就找了个理由。鲁迅还提到何晏服“五石散”，内有：石钟乳，石硫黄，白石英，紫石英，赤石脂等。

“博物君子”张华的《博物志》是中国博物学第一本书，也是道教很重视的一本书。张华并不崇拜老子。《博物志》：“樗蒲者，老子作之用卜，今人掷之为戏。”行文没有感情色彩。

总之，这些都是“怪力乱神”。要是在汉代那个严格的经学时代，皇帝不可能让它刊刻流传的。不过，在《中国古代技术文化》一书中，提到《博物志》，科技史家江晓园认为：不能因为这是怪力乱神，就否认它的“博物学”资格。

宋人李石在《续博物志》中评价《博物志》云：“张华述地理，自以禹所未志且天官所遗多矣。经所不载，以天包地象纬之学亦华所甚惜也。虽然，华仿《山海经》而作，故略。或曰：武帝以华志繁俾芟而略之。余所志视华岁时绵历，其有取于天，而首以冠其篇，次第仿华，说一事续一事，不苟于搜索，与世之书者小异，而比华所志加详。”

六 博物学批评

关于魏晋，宗白华说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，然而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、最富于智慧、最忧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（《美学漫步》）侯外庐说：“魏晋是中国思想洪流里的一个划时期的阶段。”（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）曹旭说：三国文化和诗学在西晋新朝融成新品格。

中国古代存在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经学大传统和宽容“怪力乱神”的博物学“小传统”。很明显，《博物志》和《梦溪笔谈》所代表的博物学传统属于后者。

《诗品》著者钟嵘是诗歌的博物学批评集大成者。《诗品序》以“序云：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行诸舞咏。”开篇，他把张华、陶潜等人都放在“中品”。

“张华条”说：

其源出于王粲。其体华艳，兴托不奇；巧用文字，务为妍冶。虽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犹恨其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。谢康乐云：“张公虽复千篇，犹一体耳。”今置之中品，疑弱；处之下科，恨少。在季、孟之间耳。

“陶潜条”说：

宋征士陶潜，其源出于应璩，又协左思风力。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。每观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，至如“欢言醉春酒”、“日暮天无云”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家语邪？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

经学批评和文学批评，研究中国诗学史的人都比较熟悉。诗学研究范式有二：五四时代普遍流行的以文学鉴赏取代经学批评的认知图式。在玄学之风劲吹的晋代，钟嵘为代表的博物学批评开启了它的长征。

胡晓明教授的《正人君、变今俗与文学话语权——《毛诗序》郑笺孔疏今读》（载于《文学评论》2011年第六期）一文，就《毛诗序》（诗歌的经学批评）解读很恰当，他并不同意霍松林先生的《中国诗论史》。他认为，正人君、变风俗是《毛诗序》的诗学第一宗旨。他认为“五四新文化的诗经学，继承宋人与清人诗经学中的文学派，从文学的角度上重新解释，将《诗》还原到诗的源头，大大开发了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资源，有利于新文学的创造，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。”胡晓明指出：“文学”对“经学”的颠覆，不过是五四时代现代文化的新叙事，是一种“文学优势”、“民间想象”的话语建构，用以达成新文化摧毁旧文化的根本目标。表面上看起来是“文学”，其实是“政治”。

那么，作为在晋代产生的“第三种批评”，诗歌的博物学批评价值何在？

首先，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，谋求博物学的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。

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（孔子论《诗经》，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，益矣。（孔子论友，出自《论语·季氏》）

当然，这里的“多闻”，不仅包括多闻自然界的名物。博物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范式，不是尚力的范式，而是“尚情”的范式。纵情于山水，是中国博物君子的选择。如今归

属于自然科学的博物学，在张华《博物志》书中则具有诗性：跳跃性、非逻辑、篇幅较短。比较直观的体现了“赋体物而浏亮”。

其次，是宽容态度，对儒释道和小说家言兼收并蓄。《博物志》引用《春秋》《孔子家语》，也引用谶纬类书籍《考灵耀》和志怪类的《山海经》。

第三，是闲暇教育价值。

张华研究者多将《博物志》划归小说类，是因为它和《诗话》一样，是闲情文学，用来增加谈资的，内与正心诚意、外与军国大政均无关。《博物志》的科学内容以地理学和医学为重。载有异俗、异人、异鱼、异兽、异产、异虫，猿猴盗妇故事，牛郎织女故事，“守宫砂”的传说。

《礼记·聘义》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：“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。温润而泽，仁也。”这是中华美学“比德”说的来源。张华认为，玉佩之法始于王粲。

第四，不“崇古”不“讽今”的历史观。

《博物志·卷七》“异闻”——

昔夏禹观河，见长人鱼身出曰：“吾河精。”岂河伯耶？

《博物志》的“尚物不尊情”，发扬“友多闻”的文化传统。

七 博物诗学

闻见集大成的《博物志》，受黄老之术的影响，给魏晋诗学外史研究提供了资源。上承诗经的博物学传统，下启《文心雕龙》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。只有宏阔的知识面，加上约束较少的思想文化环境，才有总结性的“大”建构。

刘勰无疑是魏晋南北朝博物诗学的集大成者。所谓博物诗学，其内核，是知识体认和转识成智。简言之，重知主智、托物起兴。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指出：“毛公所传，独标‘兴’体”，又指出：“兴者，起也。”什么是“兴”？就是托物起兴。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。“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？”这是范仲淹（公元989-1052年）《岳阳楼记》里的名句。显然，楼堂馆所，不是“志”，而是“物”。这篇韵文中，诗人兼公众人物范仲淹要用“古仁人之心”去“览物”，于是得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“崇高境界”。

《论语·宪问》载孔子言曰“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天乎！”孔子以“下学而上达”为己任，《博物志》的人类学视角实际上使得士大夫的眼光向下，走一条学问的“向下进路”。

博物诗学所代表的博物学传统，除了一）智识价值（多用于教育），还有二）民俗学价值。

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习惯及其它生活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。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(W. J. Thoms)首先采用Folklore一词，把民俗学定义为关于民众知识的学问。异俗，是《博物志》里有关各类风俗的资料记录。

魏晋南北朝“人的物化”，赋予《博物志》人类学视角。

其三，诗学博物传统的文献学价值。

魏晋之后，大量用典，以学问为诗。

《博物志》保留了神话等文学材料。《博物志》经常被列入小说类著作。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《博物志》也被列在文学书里，他少年时期就爱好自然科学，特别是数学。

《博物志》也是科学文献。正经的科技史著作，晋代有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裴秀的《禹贡地域图》，着墨较多；只偶尔一提《博物志》。

最后，博物传统让诗学具有民间性或公共性。

不妨做一下诗学的发生学考察。首先是《诗经》，它代表了民间性博物诗学思想。先秦有了诗（风）教，鲁国和孔子途径之地的社会风气会有大的改变吗？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，是说推行诗教的积极性。社会风气并没有转变。所以，起于民间的诗学是“为己”之学：不是看社会风气，而是看学者自身的修养。20条关于诗经的文字，约1000字，占到论语总字数的二十分之一。

汉儒董仲舒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自由放荡，《博物志》得以出现。民间性诗学后来在书院中存在。

八 余论

魏晋南北朝博物诗学研究，是一项诗学、博物学、民俗学、美学和文化史跨学科研究。彼时，儒释道三教混合。发展到魏晋，诗歌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无以复加。诗赋同属韵文，也是本研究的考查内容；登大雅之堂的诗歌和谣言，都是博物诗学的研究对象。魏晋，诗学博物传统的公共性不再体现为原道济世，它具有文化和风俗的现世关怀色彩。

“小传统”里诗意盎然的“物感”与“大传统”里正襟危坐的“道貌”，一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。

诗教、名教在中国诗学史研究中经常遇到，它们与博物学在西晋遭遇，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影响？容笔者在文末补充三点。

第一，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发展，走了从“从学到智”的向下进路。广义上，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 是基于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本能方式，通过对自然之中的植物、动物、昆虫、矿物等进行观察的体验式活动，促进人类在知识、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多维发展。（刘华杰：《博物学论纲》，载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哲社版 2011 年第六期）

狭义上，博物学对教育有相当的价值。博物学教育是通过引导和鼓励孩子充分发展亲近自然的本能，让孩子在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获得知识、情感和价值观，最终形成和谐一致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理念。

第二，“名物”在文学中。

托物言志的名物诗，是受“名教”思想影响的文学作品。

历史上的名教，也有其特殊性，比如，魏晋南北朝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已经不大理会孔夫子的教导了。民间组织“惜字会”，敬惜字纸，要把写有文字的纸集中起来焚毁，不能随意丢弃。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。如今，将博物学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古时“经学”的高度来认识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第三，诗意是人生辛苦的解毒剂。

尤其是魏晋之际，遇到大变故的时候。写诗，是文人或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公共人物的“标配”。

第四，有关诗学的公共性。哪怕逝去的、被称为“博物馆文化”的东西，只要有人参观，也具有公共性。

中国文化的博物学传统并没有逝去。笔者在上海参观的第四个博物馆（第一个是华东师大古钱币博物馆，第二个是上海师大生物标本馆，第三个是上海自然博物馆），是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。我对友人说，准备写论文，论述诗学与科学的关系。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管理学硕士，他说：风马牛不相及。其实，诗学自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，科学就无情的拥抱了诗学，研究者用科学（西学）思维（语法）研究诗学。科学主义日胜一日，用科学语法研究诗学语料，早已成为学术“新八股”。这在中国哲学史上，叫做“倒格义”。

本文不争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（如今，科学具有强势公共性）。胡适先生认为清朝朴学大师戴震富有科学精神，其学术地位可与朱熹、王阳明媲美，目前还没有得到公认。我认

为中国诗学文化中蕴含着博物科学精神，《诗经》、《博物志》中，都有集中体现。这种科学精神被人文精神统摄，一直都是“小传统”。在古代，诗学的公共性由它的经学地位和修身为己决定。魏晋诗学的公共性则由其博物学转向体现出来，无疑，它增加了中国诗学乃至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活性。

参考文献：

- 陈伯海、蒋哲伦主编：《中国诗学史》，鹭江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第一版
曹旭：《诗品集注》（增补本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第二版
周振甫：《〈文心雕龙〉译注》（修订本），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第一版
刘华杰：《博物至知》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一版
李申：《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曹旭：《张华〈情诗〉的诗学意义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12 年第五期
刘华杰：《大自然的数学化、科学危机与博物学》，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2010 年第三期
徐凌：《玉台新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第一版
陆机《文赋》
张华《博物志》